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理想

致家长和老师

这是一本专谈理想的小册子。话题不新，但我还是要硬撑着将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理想于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每当我回想自己并不太长的人生经历，就对父母和老师充满感激。这是完全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我觉得自己今天的这副模样，全都是他

我觉得自己今天的这副样，全都是他们精雕细刻的结果。他们精雕细刻的结果。虽然和别人比算不了什么，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应当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可能还是一堆烂泥。

有一次，我和朋友说起这些，他竟怀疑我的诚意，以为我想虚情假意地获取他的好感。他说：“你要是能告诉我，究竟感谢他们什么，我才相信你。”

我还真地被他问住了，因为除了“他们是扶我上路的人生手杖”或“我倒下后的每一次站起，都有他们赐予的力量”这类玄而又玄的句子之外，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他们给了我健全的身躯和顽强的意志，给了我物质的帮助和精神的鼓励，给了我上学的机会，也给了我生命的寄托……总之似乎一切全是他们给的，但说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全面。

这些日子，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个突然发现，他们给我讲的每一句话，自己竟差不多全忘却了，但有一点除外，那便是教育我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最刻骨铭心的，我在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想法：我要努力怎么样。后来，我才明白，这一想法就是理想。我的一切行动，都被理想支配着。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一定要坚持，什么要立

无论给孩子什么，都没有给他们一个理想重要。刻放弃，都十分顺当地被我处理，直到我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无论给孩子什么，都没有给他们一个理想重要，这似乎是一个教育秘诀。太多的事例一再证明，教会孩子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他们就相应地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再也没有比“传授理想”更省事的教育方法了。我在这里用“传授理想”，就是因为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是单向的，他们如一张白纸，父母和老师给他什么，一般他们就接受什么。这更加说明，一个健康向上的理想是如何重要。

还在念书的时候，常有小伙伴逃课。叔叔阿姨们伤透了脑筋。他们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只要上课，给予奖励；或者不上课，就打屁股。但这些威逼利诱根本就不奏效，最多也只起一时的作用。过没多久，逃课又开始了。

但有一个女同学与我们恰恰相反，她是如此地热爱学习，以至上学风雨无阻不说，就是家里有急事想让她请个假都不行。她的学习成绩自然也是很拔尖的了，她父母为此骄傲不已。应我们的父母要求传经时，他们讲出了成功教育孩子的秘诀。原来，他们从来不硬性要求她上学，只是告诉她只有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能当科学家（她所向往的）。

以为给孩子最优越的生活条件，上最好的重点学校，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就可以培养孩子成才。这是很大的误解。

这个方法后来被许多家长效仿，还真起了作用。从此，我们周围多了不少胸怀理想刻苦攻读的少年，如今他们大都事业有成了。

然而现在的很多家长和老师，似乎不知道这一点，以为给孩子最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上最好的重点学校，给他们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就可以培养孩子成才。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证明，从小就有明确目标的人，会很自觉地处理在人生途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麻烦，根本不需要别人操心，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传授理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拔苗助长”的事情很多。一些家长和老师不顾孩子的实际，只从一己愿望出发，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很少考虑孩子的秉赋潜质决定他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还会害了孩子。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典型的理想受害者。原来，他的父母都是诗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也教育他无论如何要当一名诗人，“只有诗人这一职业才是最崇高的”。这位朋友真听信了这话，很早就树立了当一名诗人的理想。他从十岁开始写诗，一直写到二十岁，但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离诗人这一理想总是那么遥远。

他为此痛苦不已，因为他只想当诗人，瞧不起别的任何职业，可他的感悟能力真的很有限，或者说几乎没有诗人气质。他经常说，与其有一个不能实现的理想，还不如没有的好，但他偏偏有了。如果他还坚持下去，恐怕只有痛苦一辈子。

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阵子疯狂地想当数学家，对陈景润近乎盲目崇拜。这个想法的来头，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偶尔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获奖。我的语文老师不能容忍我对作文的轻视，他找我谈心，说我不适合学数学，我只能写点文章什么的。我后来冷静地想一想，发现他说得很对，因为我十分粗心，演算之中，老是出错，于是，又开始认真写作文了。多年以后的事实证明，语文老师的分析没有错，我真的除了写点文章，什么都不会。我想，如果当初我执着下去，恐怕也难逃我那朋友的悲剧，或者即便真的实现了那个理想，只能是很平庸的数学家而已。

“传授理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忘了教会孩子顽强的品格，使他们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为实现理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因为奔向理想的路，从来都不会是平坦的，我们应该让孩子有一个流汗流血顽强战斗的思想准备。

小时候听老师讲的故事现在差不多都还给他们了，而那个“夸父追日，渴死于途”的悲壮故事却一直激励着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再遇到你们，要看见你们为了争着一个理想而赢来的遍体鳞伤。我。每次遇上挫折和风雨，我都以夸父来自勉，于是就挺了过来。

读闻一多的传记，有一段印象很深。那是1933年春，他照例给清华的毕业生送别，按道理，这时应该说一些祝福的话，但他没有，他说了一段很特别的赠言：

“朋友们，现在我欢送你们这支生力军去应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再遇到你们，要看见你们为了争着一个理想而赢来的遍体鳞伤。”

有谁敢说，这段赠言不比那些祝福的话更有分量，更有意义？

这个世界很怪。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往往不珍惜。

请不要将理想踹在地上

这个世界很怪。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往往不珍惜，理想就是。现在一谈理想，很多人都嗤之以鼻，似乎它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以不谈理想为荣，以没有理想和践踏理想为时髦。

一位朋友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说：“理想是什么？理想是王八蛋！我把什么踹在地上，什么就是理想！”当时他是一脸的愤慨，好像因理想受了天大的委屈，历经了磨难，因而与它苦大仇深似的。其实，这位朋友的生活是很顺利的。

他之所以这样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周围人的影响。他想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果然，他一讲完就受到了大家的喝彩和掌声，这正是他说这番话的目的。其实，他的心里未必真是这样想的。

但不管怎样，理想沦落到这步田地，终究是值得悲哀的。实际上，理想无处不在，人人都有理想，只是内容和层次高低不一样罢了。即便有人说他没有理想，只求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他也有理想，这种所谓没有理想的想法就是。他拼命维持现状，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作出的努力。不过，我在这里谈的理想却是高层次的超越现实的奋斗目标。

记得帕斯卡尔曾在他的《思想录》里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他再脆弱不过，随便一阵风就能将他摧毁；但他又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有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如果没有思想，“我占有多少土地也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囊括并吞没了我；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总之，有了思想，便有了一切。思想的这种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理想来实现的。

理想基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从而牵引人们在世俗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它体现着人类的全部高贵、尊严和生生不息的进取心。没有它的牵引和支撑，人类不可能发展和维持到今天。

现在，很多人之鄙薄理想、诅咒理想，多半是因为理想未能实现，因此痛苦、难过、绝望，甚至产生了被理想愚弄的感觉。在他们看来，有了理想又不能实现，还不如没有的好。

的确，理想有时带给人的只有痛苦。大学时，读过一篇文章，叫《理想主义在流浪》，历数了许多历史巨人的悲惨结局：贝多芬死于贫病交加；托尔斯泰在80岁还被逼离家出走，死于一个无名的小火车站；安徒生孤身一人度过一生；腰缠万贯的诺贝尔居然一生找不到爱人。这篇文章出处和时间都忘了，但其中的一些句子却深深打动了，即便多年以后，我还能背诵：

“今天，人们追求感官的满足，放纵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逃避思想与理想的冲撞，智慧用在彼此的算计中。

“理想主义默默走过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穿行在汽车与接踵而至的行人之间，掠过大幅的广告牌，淹没在稠杂的音乐与人声中。她要走向哪里，我不得而知。”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抱怨，更没有将理想踹在脚下，而是“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他们深深懂得，理想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实现，而在于它对现实的超越、批判和对人们的支撑、牵引。甚至可以这样讲，理想未能实现比实现了更有意义。很多人实现理想后，难以再找到一个超越的目标，从而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中。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就是因为

找不到对手而退隐江湖的（后面对此还有详述）。

如果没有理想的牵引，事物的发展就会停滞。在一潭死水中，人与动物没有区别。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悲剧。

有的人以为，在科技、文明发达如斯的今天，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掌握、控制事物，这时再谈一些近乎不能实现的理想不仅不“科学”，而且还显得十分荒谬可笑。

现在是我们深深反思这种思想的时候了。试想，如果我们一方面能够理性地把握世界，另一方面却不能超越自己，一切都跟着感觉走，与动物并无二致，还谈何人的尊严？

人们鄙薄理想，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不能立竿见影地带来多少效益。今天，大部分人都在忙着找钱、花钱，似乎懒得或者没功夫为那遥不可及的理想“浪费”时间。他们也许会问：“理想值多少钱？”于是，理想真的一钱不值了，那些追求理想的人也成了不会生活的傻子，要被他们投以轻蔑的嘲讽和同情。

这种想法即便不是错误，也是一种十分的短视。实际上，理想是能带来财富的，我们无时不蒙受着理想的恩泽。譬如，今天给我们出入带来无限方便的汽车、飞机，就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先人盼而又盼的理想，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依然只能步行了。

再譬如，现在我们买东西可以公平交易，考大学可以靠分数说话，和人交往大都会文明礼貌，大家都会心情舒畅。然而这些也是先人们曾向往至极的理想并努力实现它的结果。如果不是理想改造了社会，我们恐怕只能提心吊胆地生活在充满邪恶的世界里。

而且，退一步讲，就算理想真的暂时一钱不值，但它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却是任何价值的金钱都不能衡量的。

人类需要理想，最重要的还不是它能带来物质财富（实际上它是能带来物质财富的），而是给自己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康德曾讲，人在两个世界生活，世俗的和超验的。这就是说人一方面在世俗中追逐、奋斗，另一方面又要在超验世界中提升和净化灵魂。难以想见，没有理想，人类将怎样生活。

所以，没有理想、不要理想并非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英雄行为，相反，却是一个深深的悲哀。人可以放弃一切，却不能放弃理想。请不要将理想踹在地上。

永远的不

小时候，在课文里念得最多的是理想。那时，老师也经常问我们长大了干什么。我们的回答各种各样，什么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那摇头晃脑充满向往的神态，至今依然记得。

童年的话是不可能算数的。譬如当年向往当科学家的我，现在却成了一名记者；我的一位要当解放军的女同学，如今却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轮到她问下一代孩子们的理想是什么了；更有一位立志当农民、用机器种田的小伙伴，现在却到外面打工，誓死也要跳出农门。

我的家乡有一个“抓周”的习俗，就是孩子长到一岁，要让他选择自己将来干什么。办法是在孩子面前摆上各种有代表性的东西，如钢笔、假手枪、锄头、粉笔等，让孩子抓。如果抓到的是钢笔，就说明将来要握笔杆子，父辈们自然十分高兴；如果碰巧抓到了锄头，就是要当农民了，父母就很难过。其实，连小学生说的话都不能算数，一岁孩子的举动又怎能当真？

这里，人们是把理想等同于职业了。这是一种误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今天是这个理想，明天又换成别的了，理想于生命的意义也就要大打折扣。

譬如，我小学时，要当科学家，其实连科学家真的是什么样，干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初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数学老师对我十分欣赏，我又要当数学家。那个时候，我把陈景润当作崇拜的偶像，甚至还萌生了改名景润的想法。此后的岁月里，我无时不关注陈景润的消息，尤其是他与病魔的抗争。1996年春天，他不幸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禁不住泪眼模糊。陈景润于我，着实代表着一段美好的往事。高中时，

职业的选择是一种奇妙、很偶然的行为。我一度迷上围棋，想当围棋国手。我甚至上晚自习还与同桌下棋。办法很简单，在纸上画一棋盘，然后用铅笔画两种不同的符号代表双方走子，吃掉的子就用橡皮擦掉，这种方法欺骗性很强，老师经常以为我们在讨论什么难题。大概高二分科时，我再度在理想面前迷茫，我是物理科代表，作文又不错，始终在文与理之间摇摆。最后，经过抓阄，我才将课桌搬进文科班。从那时候起，我就把当一名优秀记者作为理想了。

上了大学，才知道很多同学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理想，如果硬要说有的话，也是一个很抽象的目标——考大学。高考填报志愿，很多人被五花八门、五彩缤纷的职业弄得眼花缭乱，于是就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随便填一个了事。更有一些人填志愿纯粹是为了上大学，专门填那些冷门专业；另外，还有人是被负责录取的老师调到那个专业的，并非他的第一志愿。

可见，职业的选择是一种很奇妙、很偶然的行为，仿佛在我们的命运之外有一只手，不经意地一指，我们就得跟着走一生。

今年2月，我采访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会场的大学生很多，他们焦急地张望、寻找，希望能被一个好单位相中。一有单位表示同意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签

理想的真正本质，是超越世俗的。约。我常常觉得这种办法实在太轻率了，因为这里面的偶然因素实在太多了，譬如另外的一个更适合他的单位没来；或者来了，他没发现；或者，发现了，又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因素（譬如

单位来招聘的人不喜欢他的领带)而没被录取。这和我家乡的那种“抓周”习俗是多么地相似。看着忙碌的大学生,我陷入了沉思:难道这么匆忙的选择,就是我们曾大谈特谈的理想吗?

显然不是。我常常想,理想应该是某种带有终极性的东西,永远驱使人们前进,因而是相对永恒的。人们常说,理想有高下之分(譬如当科学家和工人就不同),其实,这所谓的高低都还属于同一个世俗层次,只不过水平不同罢了。理想的真正本质,是超越世俗的。

有一位朋友曾这样跟我发牢骚: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理想是什么了,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样生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现在这样。

这位朋友其实是很顺利的,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直到重点大学,最后还轻松地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常人的眼里,这是最“理想”的了,可他为什么越来越迷惘呢?

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不知足,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初看,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位朋友是弄懂了理想的本质,才发出如此感叹的。

理想从来不是任何现实中能追到的东西,它是一个永远的否定词,不停地对你得到的东西说“不”。所以,理想是没有现实物质形态的,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否定,永远矗立在人类精神的殿堂。它不在此岸,永远在彼岸。由此我想,理想只供追求,它是实现不了的。人们所说的实现理想,其实是实现了追逐理想中的一次次否定,或者说实现了某一阶段所达到的目的。

这在哲学上完全说得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但前进也好,上升也好,无一不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

又想起那位朋友,他追求的东西虽然不断得到,但马上又被新的目标所否定,于是又继续努力。所以,这理想就像一个飘在空中的汽球,诱惑着我们去追,但又总是与我们若即若离,不让我们抓到。我们跑快点,它也跑快点,我们跳高点,它也升高点,始终在我们前面。但就在这追逐的过程中,我们走过了沟沟坎坎或平坦大道,在某一天蓦然回首,才发现这辈子就在这牵引中走了过来。

所以,人们谈论理想其实是两种:一种是世俗意义上的向往或期盼,另一种则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否定,一个永远的“不”。这个永远的否定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理想也正是通过永远的否定来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的。不过这个否定,又是通过世俗意义上的一个个向往和期盼来实现,这样理解就全面了。

命若琴弦

1992年,也就是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我读了一篇叫《命若琴弦》的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

当时,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我以为自己考得很糟,因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仿佛一下子被理想抛弃了,觉得曾经设想得五彩缤纷的未来正一步步地远离自己。我整天闭门不出。什么理想,滚蛋去。我打算去爸爸的单位上班,我想这辈子就这样混下去。

这时,我读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我发现生命中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一个支点,一个信

念和理想的支点。它是生命中不能缺少的，即便是虚幻的，也要有。生命就像一座房子，需要理想来支撑，否则就会被岁月的强大风霜击垮。

《命若琴弦》讲的是一老一少两个瞎子，是师徒俩，在大山里以说书为生。老瞎子有一个梦想，就是弹断一千根琴弦，因为他师傅曾经传给他一个药方，在弹断一千根弦后，可以拿去买药，治好眼睛，重见光明。老瞎子 70 多岁了，他带着 17 岁的小瞎子，走村串户，虔诚地边走边唱。终于有一天，第一千根琴弦弹断了。他欣喜若狂，拿出药方，请人为他买药。他想这辈子总算走到头了，盼到了重见光明的一天。但人们告诉他，那张他保存了 50 年的所谓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白纸。老瞎子一下子崩溃了，他在药铺前的台阶上坐了几夜， “ 骨头一样的眼睛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苍白 ” 。人们劝他，安慰他，他笑笑 “ 没什么 ” ，他说他只是再不想动弹了，那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了。

他不禁十分怀念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地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的快乐！因为那段时间有个东西把他的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

他这样想啊想啊，终于想通了。他再也不怪师傅了，师傅骗他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一个盼头，瞎子活在世上很不容易，于是对徒弟进行善良的欺骗，给他一个虚设的盼头，叫他弹断一千根琴弦，然后可以重见光明——这一生命支点。他师傅还知道，能弹断一千根琴弦，一辈子也活得差不多了。事实证明，师傅的目的达到了，瞎子为此弹了整整 50 年。他理解了师傅，可能师傅也是被师傅的师傅欺骗后，靠着一个虚设的支点走完一生的。他知道最终重见光明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弹的过程，在全神贯注的弹奏过程中走过艰难的一生。于是，他也效法师傅，把那张无字白纸交给小瞎子，叫他用心去弹，弹完一千二百根后，就可以见到世界。他想这孩子再怎么弹，也不能弹断一千二百根，这样就能永远扯紧那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盲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依着一个虚设的支点得以生存和延续。

读完这篇小说，我十分感动。我似乎见到了人类生存的艰难与悲壮，它牢牢地靠着一个支点支起。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不禁为自己曾经想作践理想的念头而羞愧。我想，即便这次高考失败，也要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过了不久，分数出来了，再过不久，我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我马上就要告别我的中学时代了，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深深为自己能在中学的最后一个暑假读到这篇小说，明白生命的本质和理想的含义而庆幸。

上大学后，我对理想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久，我又读了一篇小说，与《命若琴弦》十分相似，这就是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

小说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参加过普法战争的老兵，酷爱绘画，60 年中节衣缩食，收藏了许多绘画珍品，晚年因疾病失明后，更是靠此为生——他每天都要用三个小时来抚摸每一幅画。他就这样活着。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妻子和女儿为了生计，把这些画都偷偷地卖掉了，将一些劣等复制品来代替，老人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一个古董商来了，老人把他当知音，执意要给他看自己的收藏。母女俩含泪恳求古董商不要告诉老人真相，以免剥夺他仅有的一点幸福。古董商照做了，还假意夸赞每一幅画是多么的好。最后，他情不自禁地说：“收藏家是幸福的。”

外国文学老师讲这篇小说时，很看重它的社会意义，说它深刻地揭露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因为是战争带来了通货膨胀。我听到这里，很失望。我以为小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生命需要支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设的。后来翻阅有关资料，发现老师讲的并不错，茨威格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那样，因为他恨透了通货膨胀。我不禁深深惋惜，不过后来也想开了，因为作家怎么想与读者怎么想毕竟是两回事。

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我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去登了我们那儿很出名的山——仙人台。在仙人台，我遇到一位老尼姑，她生活十分艰苦，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守着空庵，自己种菜和谷物，然后拜佛念经。她在那里多少年了，我不知道。她的目光很安详，似乎无所期待，又有所期待。我想，在这个人心浮动、人人对一切都跃跃欲试的时代，她还能安详地在这里打发一个又一个孤独的日子，真不容易。后来，同她闲聊才知道，全国解放时，他丈夫去了台湾，她便天天拜佛念经，求菩萨保佑丈夫平安归来。

从仙人台归来，我很有感触。我发现其实人人的命都像琴弦，都需要拉紧去弹奏，只是弹奏的理由不一样。但必须有一个理由，如果一个理由都找不到，他就不会弹下去，琴弦也就松弛下来，他的生命也将会陷入困惑与迷茫中。

生命的长明灯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受一种十分正统的理想主义教育。老师一再告诫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否则将来会一事无成。他们还会举出一串成就非凡的人，告诉我们那些人的成就，无一不是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苦苦奋斗的结果。

这种教育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就是在今天我还能复述这些故事。比如，毛主席从小就认定要让穷人翻身，后来他果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陈景润立志要攻克“歌德巴赫猜想”，后来还真的摘下了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还有高尔基的那句很著名的话，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可能取得的成就越大，所以年轻人不妨把目标定高点等等。

但老师的苦口婆心，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我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些话。相反，还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以致后来我在高中乃至大学一写到关于理想的文章，总是尽量避开老师曾举过的例子和说过的话。我觉得那些都已成为被一代代人用滥的公共语言，因而毫无意义。

然而，我现在写这本书时，却不得不重新拾取这些旧的话题。不是我向用滥的公共语言投降（我对它们的反感和厌恶从来都是一致的），而是岁月让我明白，理想真的是生命的长明灯，是它牵引着人们走向成功的彼岸。我就像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一切道理都没有改变，唯独向我讲这些道理的老师已经老了。我不禁懊悔不已。

纵览古今中外一些伟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他们每次在重大的转折面前，都是靠一个信念支撑住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早就被击垮了。读林肯的传记，我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这位为解放黑人奴隶而奋斗一生的伟人，历经苦难，受尽了敌人和同僚甚至自己妻子的打击，最后终于迎来了胜利。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暗杀，这种经历可谓很不寻常。是什么使他支撑下去的呢？当然是信念。他曾在回击一个同僚的攻击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位叫西华的同僚攻击他不会管理自己，闹出很多笑话，林肯回答：“我也许不善于管理自己，但西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唯一的主宰是良心和上帝，这一点人们迟早会知道。”所谓良心和上帝，就是他的解放黑奴、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

从前看过的一些革命教育电影，经常有这种镜头，一位英雄在战场上受重伤，眼看着即将死去，便用手指着陕北的方向，告诉战友们继续战斗下去。那时，陕北就是革命先烈们的不倒信念，是这一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战斗，永不倒下。

在我身边常有这样的例子。我的不少同学曾跟我讲，他将来要怎样怎样，我当时并不当真。但过了些年，他们还真的怎样了。我不得不敬畏理想给人的力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考上大学那年，立下一个宏愿，一定要出国留学。我一直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能力是不可能使他出国的。我甚至还讽刺他，和他谈到美国，不讲“美国”，而说“贵国”，但他并不生气。后来，在我临近毕业正兴冲冲地与一家单位见面时，他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我并不以为出国怎么了不起，甚至以为不应该把出国当作理想，但在他而言，他是成功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他后来告诉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读英语。

由此，我明白了理想可以使人无比的坚强和不可摧毁。

我还有一个大学同学，来自江西，很喜欢哲学，他说他从小就有的理想是当哲学家，却莫名其妙进了新闻系。虽然如此，他是人进了新闻系，心却在哲学系。他整天抱着哲学书看，选修课也几乎全是哲学系的。大三暑假，我们要到新闻单位实习，他却在实习不到一半的时候溜了，躲在宿舍里读哲学书。他准备考哲学系的研究生。实习结束，我们开始为工作而奔忙，全班人心浮动，课没人上，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在背英语单词，钻研哲学问题。最后，他真的考上了。

当时，这在我校成了一个不小的新闻。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研究哲学是“出生入死”的职业，而新闻记者是一个又风光又舒服的行当，他要“出生入死”很多人不理解。据说，哲学系的有些老师也十分感动，他们以为在人心浮躁的社会背景下，放弃一个很好的职业，来为哲学献身，十分难得。

我至今仍想，如果不是理想的牵引，他也许在进新闻系后，真的干上新闻这一行当。事实上，这种事是很多的。每年高考，总有不少同学被录取老师调配到别的专业，这是最考验人的时候。如果说大学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填报志愿的话，那么大多数人就会因为这一调配而背弃理想，改变理想。诚然，他们也有无奈，但是在理想明灯的神圣光照下，总是显得有些可悲。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他们背弃与改变理想，其实正说明他们原来并无真正的理想。否则，他们会像我的那位同学一样坚持下去的。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江西同学，还有许多追求理想已成功或即将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就也许并不显赫，但他们十分平凡的成功，却生动地昭示着理想的意义。岁月就是这样让我明白了理想的可贵和生命的不可战胜。

与梦共舞的时候

我以前常常想，人这一生在什么时候最有资格谈理想？想来想去，也弄不明白。1996年，当我结束了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匆匆走出校园的时候，才发现真正可以谈理想的，还是学生时代。

我跟几个大学同学谈过这一观点，他们也深有同感。仿佛就在走出校园的一刹那，理想便倏地离我们而去。曾经在理想的鼓舞下，激动地指点江山、粪土诸侯乃至愤世嫉俗的一幕幕往事，都伴随着走出校门时的那一丝淡淡伤感而永远消逝了，消逝了，代之以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和永远也跳不出的重复，再也无暇顾及自己“对人类解放所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虚无飘渺的所谓终极关怀。

虽然理想的实现需要靠现实中的奋斗，但理想这一词汇也不能与现实联系得太紧，这是一个很让人无奈的悖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理想是一个抽象的否定，是一个永远的“不”，所以它最好是只被遐想，而不要被选择。在想象中拥有整个世界，不去与现实联系。

比如，学生时代可以在今天想干这个，明天又想着去干别的，这种改变很容易，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而且，你还会觉得这些改变后的念头绝不是妄想，它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虽然你不一定真的要实现，因为明天你又可能马上改变念头。这种轻易而且每一次都觉得有可能实现的念头的改变，会让你觉得生活是那么的美好，你是那么的自信！回到现实中就不同了，它意味着你首先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然后才能去想点别的。久而久之，会发现现实中限制自己想法的因素太多了，于是不敢去遐想了，因为那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屑去想了，因为它显得那么幼稚可笑。

高一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他似乎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想。有一次，跟我们谈心，他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你什么人都可以瞧不起，但唯独不能瞧不起学生，因为他们有各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最令人羡慕也最不可轻视的。”

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可又不大理解是什么意思。直到我也大学毕业的时候，才终于明白。所谓可能性，其实就是我上面讲的那意思，学生的可怕力量就在于他今天可能成为这种人，明天又可能成为另外一种人！他不需要什么代价，就可以随时随地否定先前的想法和做法，而来一套全新的东西。

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想是一种遗憾，在现实面前，你只能选择一种。人生的深沉悲剧，也在这里。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只能选择一条道路，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什么都是一次，而这一次又是不可验证和重复的，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次选择是对还是错，或者比别的更好还是更糟。更令人伤心的是，你明明对面前两个或多个东西都喜欢，可现实只能让你选择一种，于是你束手无策。这时你的选择，其实就是放弃。你选择了一种职业，意味着你放弃了无数五彩缤纷的职业。

所以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永不选择、只去遐想，在想象中拥有整个世界。而这恰恰是学生时代的专利，除了学生谁也不能这样。我发现，学生时代其实是一个与梦共舞的时代，在人的一生中永远是那么的美好。

与梦共舞的时候，总没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美的时光。记得高中分科时，很为读文还是读理苦恼，经常搬着课桌在文科班教室和理科班教

室之间跑动。最多的一次，竟在一天之内调换四次，当时自己急得快要流出眼泪了，而我那个说“学生最不可轻视”的班主任却在笑。当时，我很不理解，甚至还在心里怪他怎么可以这样幸灾乐祸。多年以后，当我发现更换一个哪怕很微不足道的想法也要鼓足十分的勇气时，才明白当时自己是多么的幸福，班主任正是笑我与梦共舞的精彩场面。也许他因此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与梦共舞的时候，尽可以狂妄，尽可以不知天高地厚。199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的时候，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念大三，也算与梦共舞的年纪，但那梦已差不多要完了，我渐渐觉得自己不再是轻狂少年了。看着刘国梁、孔令辉等与自己差不多同辈的小伙子横扫千军，把一个个兵坛老将拉下马，属于我的已不仅仅是高兴了，更多的是一种梦将远去的忧伤。作为一个乒乓球爱好者，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我都觉得刘、孔等人和自己并无两样，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超过他们，我可以在课余时间苦练，可以在寒暑假苦练。但就在这样想着想着时候，时光倏忽一下流出老远，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实力告诉我们，自己以前所做的真是一个梦。今天看来，或许可笑，但在学生时代一点都不要紧，反正自己有一大把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永远让人感到幸福的盼头。

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这个春天，一个围棋新秀再一次让我体会了以前与梦共舞是多么的幸福。常昊终于将马晓春打败，坐上天元宝座。作为一个与常昊差不多同时学棋的棋迷，学生时代对他总是感到亲近，对马晓春则更多的是崇拜。曾不止一次为他们走出的一步好棋而激动得上不好课，也曾为他们走出的臭棋而痛心疾首，仿佛走棋的就是自己。那时，和一些爱好围棋的同学一样，我并不觉得常昊多么了不起，对他总是哥们儿般的亲密。但现在，他将中国顶尖高手拉下了马，他成功了，我却还在原地，再也不敢狂妄地以为他并不怎么了不起。一个个和自己同龄的人都离自己远去，取得了自己当初也梦寐以求的成功，而自己并无多大的改变，才明白当初生活在遐想中的那段日子是多么的狂妄，同时又是多么的幸福。

不知与梦共舞的幸福，也就不懂得珍惜。现在觉得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学生时代总以为学校亏待了自己，对学校充满厌恶，迫切地要走出校园。记得很清楚，大学毕业时，我们不止一次向学校反映要早点派遣，理由是“我们受够了”。直到快要离校的那几天，才慢慢意识到这一次告别意味着什么。一个夜晚，我看到几个男同学抱着吉他，坐在女生楼前的草地上，对着女生宿舍的灯光，唱着忧伤的《毕业生》，差一点流出了眼泪。我知道他们只要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对发生在这所学校忧伤或者幸福的往事的留恋。也许是最后一次对着女生楼唱歌了。与梦共舞的时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独孤何以求败

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理想。但真正实现了理想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与之相伴的通常是孤独、空虚和迷惘。

武侠小说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位大侠为了追求武功第一，历经磨难，终于战胜所有的敌手，本是可喜可贺，他却陷入了没有敌手的深深寂寥和痛苦中。

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就是一个典型。别的不说，仅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好不容易战胜了敌手，可以“独孤”了，为什么还要求败？我从小时候看金庸的小说开始，就一直对此很不理解。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神雕侠侣》里。书中有一段他的独白，算是对何以求败的解释：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抗手，无可奈何，惟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

他还长叹：“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夫。”

独孤求败的痛苦，在《笑傲江湖》里也有叙述，而且更加传神。书中说他的剑只攻不守，独步武林，就连希望有人能挡住他的一招半式，逼他守一守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正因为如此孤独，所以他决定退隐江湖，并收起他的利剑，埋藏在所谓的“剑冢”里。这是对众江湖高手的最大蔑视，也是对自己曾经狂热的追求的一种否定。

他能独孤，确实不容易。我后来在别的一处资料上看到了他由一个普通剑客一步步走向独孤求败的艰辛历程。他之独步武林，是靠所谓“独孤九剑”，而“九剑”的每一招全部从平时的败招中化出，所以能出人意料，出神入化。这分明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生动写照。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独孤求败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历经苦难而取得成功的英雄。但在实现了独孤的理想后，却陷入时刻都在求败的可怜境地，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在常人眼里，他的痛苦甚至显得有些矫情。武功天下第一，谁不羡慕？他却叫喊什么孤独、痛苦，甚至痛恨自己的武功，简直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其实，独孤求败真的可以理解，谁到了他的那种境地都有可能陷入孤独，因为有了目标。在没有达到武功的顶峰之前，他有一个很现实的目标——练武，有这一目标的支撑，他一点也不会感到空虚，他会觉得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干。但一旦实现了，就不行了。这就好比爬山，到达山顶之前，总有一个目标——山顶在眼前，所以苦也好，累也好，都无所谓。但一到了山顶，突然“一览众山小”，便会很不适应，于是原来很明确的目标消失了，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甚至会觉得还不如没有登上的好。

但在我看来，独孤求败的痛苦虽然可以理解，却一点不值得同情。他的悲剧在于，只看到一个外在的目标，却不知如何否定这一目标，以实现一个更新的超越。他只知道要战胜敌手，却不知如何战胜自己。虽然，要群雄束手很难实现，但它并不足以成为一生唯一的目标。试想，他倘能传播武学，让一身绝世武功渊源流长，会陷入那样深深的孤独吗？

人一辈子要做的事很多，应该永不满足于眼前的所得，应该不断地超越自我，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从而走完充实幸福的一生。人最难战胜的敌人

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就像独孤求败虽能战胜所有外在的敌手，却不能超越自己，接着于一些难度更大也更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一个新的跨越，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这才是他的悲剧。

所以，最考验人的，其实不是他是否有能力实现理想，而是看他在实现理想之后怎么办。到了这时，有的人满足了，以为自己真的达到了顶峰，从而也成为“独孤求败”；有的人却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以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努力，向着新的顶峰攀登。

现在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每年9月，都有一批少年告别美丽的中学时光，进入大学深造。但几乎每年的那个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苦恼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大学怎么过？这很正常。因为以前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考大学。但一旦实现了这个理想，进入了大学，就会觉得自己没了目标，茫然不知所措。好像独孤求败终于败尽群雄，不知怎么办一样。有的甚至觉得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杀进大学，所以应该满足了，应该好好歇一歇了。这时候，其实应该发现进大学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应该树立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利用自己的大好青春去拼搏，去实现它。

初中的时候，看过一本著名围棋国手陈祖德的自传，名字就叫《超越自我》。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书的内容大都已经忘记，这个书名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它似乎在向我讲述陈祖德怎样向自我挑战，怎样在取得一场胜利后又向新的目标冲击。作为我国的第一个围棋九段，其成功的秘诀似乎就是这四个字：超越自我。更令人感动的是，陈祖德在其棋艺达到顶峰之后，没有像独孤求败那样，慨叹天下少有敌手，而是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发展我国围棋事业的工作中去。

然而，就在围棋圈内，因不能超越自己而固步自封，或荒废棋艺，或不能达到化境的例子也有很多。日本的著名九段石田芳夫，曾以其神算绝技而获得“计算机”美誉，也因此得到了无数人的崇拜，包括小时候的我。但后来，他不再那么努力了，实在有点让人失望。我一直在想，他倘能不断向自己挑战，也许称霸当今日本棋坛的超一流棋手里，会加上他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武侠小说中，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新武侠小说，很重视侠客们武功外的功夫，如个人修养、性格、胸怀等等对他本人的影响。似乎高手比武，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他们真正的武功，而是他们临场时的心情，或者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如果一切都放得开，就可能得胜。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功夫越臻化境，决定胜负的不再是力量的强弱，或者说不再是侠客们能否战胜敌人，而是他们能否战胜自己——把一切放开，走出外物的羁绊，超越自我。

比武如此，练武也如此。功夫练到最后，决定能否再上新的台阶，达到真正顶峰的，已不是曾经备受推崇的勤学苦练，而是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达观态度了。《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对郭靖说的一段话，很精辟地讲述了这一道理：

“师哥当年说我学武天资聪明，又是乐此不疲，可是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当时我听了不信，心想学武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跟气度有什么干系？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了。兄弟，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师哥已经逝世，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他那一身盖世武功，必定会尽数传给你了。”

周伯通的这段话，其实解释了郭靖的武功能登峰造极的原因，同时也是在讲超越自我的重要意义。金庸笔下的大侠，我最喜欢郭靖，原因就在这里。以郭靖的武功，做一个独孤求败丝毫没有问题，这从他后来让江湖中人闻风丧胆就可以看出。但与独孤求败不同，郭靖能走出恩怨情仇这一狭窄的个人圈子，向救国救民的民族英雄这一道路前进，从而成为“侠之大者”。郭靖的成功，值得每一个人思索。